

读书季
Reading

最好的怀旧
纪念读本

写给我们渐行渐远的理想与激情！

打翻的流年

子威·著

那时我们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未来，相信爱情

现在我们，只笑当年太年轻。

一头撞破不知所谓的过去，你是否找到了真正的自己……

太多的美好，被时间一件件拿走。

始终不愿离去的，是一颗不愿服输的心。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打翻的流年

子威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翻的流年 / 刘子威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552 - 1

I. ①打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2426 号

打翻的流年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宋 杨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栾征宇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 - 62350006(总编室) 010 - 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
010 -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 - 62045461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 - 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31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“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——”
当大街小巷飘荡着这样的旋律时，因着哈尔滨女生曲婉婷，我想到了另一位哈尔滨男生，子威。

2010年的冬天，在冰城豪气的街道和更加豪气的酒局上，我与子威成为哥们儿。作为一位知名电台主播，龙江大地回荡着他的声音。而除了子威的好声音、好形象之外，通过多次“串啤花毛”的聚头，我发觉，他居然也是一个书生：在他的文字里，比如这本《打翻的流年》，更有无尽的情怀。

烟与酒、醒与醉、姑娘与兄弟、生活与工作……在多少带着些“自写作”意味的小说里，子威没有刻意拔高什么、压低什么，也不见媒体人常有的矫情、虚浮。正如小说里的角色，我深深知道已挥别青春，走入社会的80后大都是“有故事的人”——子威写出了这些故事和这些人。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常常吃惊：一个如此豪爽的东北爷们，竟也能如此细腻……

好吧，流年既已打翻，就让我们直面一代人的怕与爱……

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 徐帆

1

世界消失了，我会在天堂爱你
如果你走了，我会在泪水中爱你
如果我离开，也仍会在远方爱你
如果我们的都已死，那么生命就没有了再爱的意义

阳光掉进了古井里，才会知道黑暗的温柔
当我真的想你了，才明白爱你是我心里的最痛
但很悲哀的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却往往叫你失望落泪
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
而最长久的，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
为何不是在最适合的时间，出现最合适的你……

厚重的窗帘缝隙间射进缕缕耀眼的亮白，无情地刺疼着我眼里的世界，还没从酒精中清醒过来的大脑一片茫然地接受着五官反应来的信号：卧室衣柜上的箱子少了一只，衣柜的门开着，好多的衣架散落在四周……

迷迷糊糊地去抓烟盒，希望可以让自己能清醒一点儿，可烟盒里已没有一根烟，空得像这个房间，又像我的心。

挣扎着坐起身，用力晃了晃头，勉强走出卧室，餐桌上喝完了的啤酒罐像是一群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，散乱在那里。

颓然地坐在沙发上，感受着房间里可怕的安静，仿佛只有一种心跳声……那混乱又清晰的咚咚声，真的还是我的心在跳动吗？

四周，仿佛突然有数不清的眼睛在窥视着，很残忍地等待着我的崩溃……

一滴泪，竟悄无声息地滑落……

武欣月走了。就在昨晚，从这个曾经承载着我们无数欢笑与甜蜜的公寓中，毅然决然地走了……

我是那样深爱她！而她也曾给了我漫步云端的幸福。或许正因为这样，跌倒的痛楚便更狠、更沉闷、更绝望！使我不得不借助烟和酒来麻痹自己，好撑过那令人心痛的一夜……

“飞跃迷雾，把生命看清楚，明明白白掌握你的路……”手机的铃声让我一颤，是武欣月！我以所能够的最快的速度，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写字台边抓起手机，是妈妈。这才想起，武欣月的来电铃声是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

还记得换铃声那天我对她说：“这个铃声应该给你用，我是男人，怎么能嫁给你啊？”

武欣月说：“你在外面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但是在我说了算，我是你的绝对领导！所以你是嫁给我，而不是娶我！我说往东……”

“我绝对不能往西；您说吃板鸭，我绝对不能买烧鸡！这话我都已经背下来了。”

“光背下来就行啦？”

“那当然不行！今后这句话就是指引我前进的绝对方向！我今后必将在给武欣月同志幸福的路上不畏风雨、不怕困难、坚定前行，直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！”每次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还要以标准的汉奸谄媚的表情，为武欣月敬一个完全不标准的军礼，以示决心。

她的笑容，渐渐模糊，进而转变成了房间中的一片狼藉……

餐桌上，还摆放着我昨晚下班回来时为她买的她最爱吃的板鸭，一口未动……

手机依然在响着，终于将我拽回了现实中。才想起今天是周六，在外地工作的我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，每周五晚上都会打给家里，和妈妈说上几句几乎每周都在重复的话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我理解妈妈的担心，所以无论再忙都会打电话回家。昨晚居然忘记了，该死！

刚接通，电话那边妈妈焦急的声音便传来：“昨晚怎么没给家里打电话呢？还以为你怎么了，吓死我和你爸了！我们等到晚上 11 点多，给你打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，你就是不接！”

“妈，没事儿，昨晚有个应酬，酒喝多了，回来就睡着了，手机没电没发现。”我用亦真亦假的话解释着。还没从痛苦和酒精中清醒的大脑却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妈妈说的是打给我我没接，并不是关机。心思细密的妈妈无论再着急，也肯定会发现不对劲儿。

果然，妈妈说：“没电了打过去是关机，可昨晚根本没接！你拿妈当日本鬼子糊弄哪？撒谎都没撒圆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儿子遵纪守法，不作奸犯科的，您还怕我被逮到局子里去啊？呵呵。”

“那是不是跟武欣月闹别扭了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人家女孩子背井离乡的跟着你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你迁就着点儿！两个人之间哪有不闹别扭的啊？我和你爸这不也是打打吵吵的嘛，还不是一辈子过来了？”

爸爸的声音每当这时都会在电话那边响起：“说孩子，说咱俩干啥？”

“妈，真没有！”我不想父母再为我多担心，“真的就是昨天应酬喝多了，我错了，妈妈！过些日子国庆回家给你买礼物赔礼道歉，行不？”

妈妈对于我的嬉皮笑脸从来都没有抵抗力，语气马上就软了下来：“你啊！一人独身在外也确实不容易，妈也是惦记你！”

“妈，我都28了，还孩子啊？我知道！这世上就妈妈对我最好了！什么‘世上只有妈妈好’，那都不对！要我说，那应该是‘世上只有我妈好’才对！”

“别转圈儿忽悠我了！你啊，赶紧跟武欣月把证领了，再给我抱个孙子或者孙女回来是真的！我和你爸就想要这个，什么礼物都不用买！你俩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，都六年了，工作和收入也都稳定了，咋还不着急呢？对了，还有一个多月就国庆了，带武欣月回家吧，也有段时间没见了，我和你爸都想她了。昨天你爸还张罗说等你们回来一起打麻将呢。”

武欣月其实并不会玩麻将，也不喜欢。就因为我爸曾经无心地说过一次：这下家里四口人，能凑个麻将局了，以后过节咱家又多个娱乐项目了。所以她就缠着我学。也许因为她学理科出身，对于计算一向有优势，当然也是她聪明，刚上手，就俨然有点儿行家的感觉了。后来居然做到了想赢就赢、想输就输的境界。打麻将的人都知道，自己一直赢或者一直输，都会玩得没意思。所以武欣月这样的牌友是很难得的！每次她都能在输输赢赢的激烈的牌局之后，让我爸妈赢上一些。既满足了他们在牌桌上的心理要求，又让二老总能满载而归。当然，无论她输多少，最后埋单的人肯定是我。

回忆让我又走神儿了，妈妈的声音催促道：“你听没听见啊？”

“妈，欣月好像说国庆想回家看看，等有机会吧。咱总不能霸占着人家的姑娘不放吧？”

“也对，五一都来咱家了，也是该让人家姑娘回去看看父母了。咱不强求，让她自己决定吧。”妈妈就是这样，从来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。

恍惚中想起昨天武欣月走前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：“跟阿姨说，是我不好，辜负了她！我没福气做她的儿媳妇了！其实一直以来她在我的心里，不是未来的老婆婆，是妈妈！阿姨如果以后有什么事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赶到！”

我感觉已经伪装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！一会儿我还要出去，先这样吧。”

“那你就忙去吧，注意身体！对了，你别忘了问问丫头什么时候回来。那天你罗叔叔还说呢，国庆最好是你们能一起回来，路上还有个照应，他也放心。一会儿你就去问啊！”

“好的，妈，我挂了电话就去问。妈，再见，给爸带好！”

2

妈妈口中的丫头，叫罗晓姗，小我四岁。我家和罗叔叔家算是世交，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算是一起长大。丫头从小就是个小小的性格，经常是我受了院里孩子的欺负，小嘎豆子一样的她气鼓鼓地冲过去为我评理。

女大十八变，上了大学后丫头也开始出落得落落大方了，再加上一米六九的个儿，俨然是学校里广大男生的梦中情人。其实我知道，这都是唬人的！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她的性格还是跟小时候没太大的变化。只是人成长了，就学会了隐藏自己而已。但在我和武欣月以及我们两家父母面前，她是依然如旧。

去年毕业之后，本来罗叔叔已经给她在家里安排了工作，可她非说靠父母没出息，要自己去拼搏。罗叔叔两口子当然不放心，但是又犟不过她，所以只好让她来投奔我，也算有个信得过的人能够照顾一下。于

是我和武欣月双向出击，替她联系好了工作，又费尽心思在我们所住公寓的同一层楼帮她租了间房，这下罗叔叔两口子才终于给她放行了。从那之后，我的家里就多了蹭吃蹭喝、连吃带拿、根本不当自己是外人的小土匪。

武欣月经常在我们仨一起在家吃饭的时候开玩笑，说：“人家拼死拼活的能娶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算是积德了，你可倒好，两个大美女倒贴到你家里，你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了，怎么能命这么好呢？”

不等我说话，丫头就总是会抢着说：“月姐姐，你是人漂亮心善良，可怜我哥这个残次品，怕他打一辈子光棍才委屈自己跟着他的！你这是高风亮节！我也就是过来督促着他提高下烹饪水平，别让他总做那么难吃的饭菜让你营养不良。顺便盯着他，怕他对你不好！本美女可看不上他，还倒贴？美的他大鼻涕冒泡儿吧！”

我得等丫头发表完对我的抨击之后，才能有机会插上话：“我怎么就残次品了？我一米八多的大个，英俊潇洒、才高八斗，事业蒸蒸日上，这么优秀的潜力股，是你月姐姐有眼光才跟我，你这种臭丫头哪能知道好赖啊？吃你的饭！再多嘴下次自己在家做饭吃，别上我这儿吃霸王餐来！我不伺候你了！”

“凶什么凶？怕你啊？月姐姐，他欺负我，你得给我主持公道！”

这时候武欣月总会微笑着说：“你俩的事儿，我可不管！帮了谁都得罪另一边儿，我还不如看热闹呢！”

“完了！又一个优秀的女性因为爱情而沦陷了！女人啊，一旦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就会失去自我，变成爱情中的弱者和俘虏，唉……”

丫头总是一副爱情专家的样子。

“别揣着糊涂装明白了你！你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臭丫头，还天天说这些？好意思啊你？有本事你先带个男朋友来让我们看看，免得叔叔和

阿姨天天担心你喜欢女人！”

“好！你说我！回家我告诉你爸你妈去！”

这是丫头的撒手锏，这句话一出，我立刻就要缴械投降。之后她还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很用力地拍拍我的头，再冒出一句：“这样才乖！我会替你在叔叔、阿姨和月姐姐那儿多多美言几句的！”

拨通了丫头的电话，长时间的彩铃弄得我头都要爆了，就是没人接电话。这丫头换彩铃的速度比刘翔破 110 米栏纪录时候的冲刺速度还要快！别人一日三餐，她这彩铃经常是“一日三换”，还总是一些我都叫不上名字的新新人类的奇歌怪曲……

看了下时间，才 9 点多点儿，也对，周末的这个时间，用丫头自己的话说，她正在“美人儿横卧”的熟睡中。自己贴金吧！其实从小到大，她的睡姿都只能用一东北的词来形容，那就是：“四仰八叉”！这个外人眼中的大个子的气质美女，除了隐藏起来的真正的锋利本性令人难以招架之外，生活的自理能力也几乎为零。睡觉的时候就更别提，两米乘两米一的大床，她都能睡到地上去。

罗叔叔就经常感慨：“我们家晓姗啊，就冲着睡觉这个不老实劲儿，就不好往外嫁，一年把老公踢到床下 370 次都不会让我觉得奇怪！哪家男孩子敢找这么个睡觉的时候都练武术的啊！”

反正一会儿丫头起床看到后，会回给我，而且都在一层楼，也不用担心。

昨晚的酒劲儿还在，头痛欲裂！想找片药，可一向对药物在心理上异常排斥的我，根本不知道武欣月把药放在哪里。每次病了，都是她把药拿出来，像对待孩子一样威逼利诱一番，我才会勉强吃下一颗。

现在，终于不会有人在身边再逼我吃药了……

找不到也罢，重新缩回沙发里，伴随着阵阵的头痛，和电视机里东方不败一样的主持人那“雌性”的声线，我开始昏昏欲睡。

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猛烈的敲门声，我差点儿被吓得从沙发上掉下来。这肯定不是我的朋友或熟识的人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心脏不好，在任何场合和时间，他们都不会如此地来惊吓我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去开门，而且我也懒得动。就任由他去敲吧，也许是找错门了。反正只要屋里没有人应，过会儿他应该就会自己走掉。

可是我错了……

敲门的声音越来越急、越来越重！为了防止我的门被从门框上砸下来，我只好起身，趑趄着去开门。

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就感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！

门被猛地向外拉开，我被站在门外的人用力地推进了房间里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门已经砰的一声被关上，接着肚子上就挨了一拳。

当时我只有两个念头：一、这一拳和昨晚的酒精迅速地进行了配合，让我的肚子里“五内翻腾”，差一点儿就要如井喷的石油般喷薄而出；二、入室抢劫！

这样一个安保做得相当到位的小区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

正在我头昏脑涨之际，一个清脆的女性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响。

“姓王的，你行啊！居然敢放我鸽子？知不知道昨晚我在游戏里等了你整整一晚？谁说带我练级的？今天还敢这么一大早打扰我睡觉？这回我跟你没完！”

是丫头，罗晓娜！

天哪！居然把这个火药桶给点着了……

因为最近总和武欣月吵架，心情不好的我在丫头的介绍下，玩起了

一款网络游戏。本来是她带我玩的，但也许是男性在这方面天生比女性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，不到半个月，我的级别已经比她还要高了。昨天下班的时候丫头说是周末，要晚上一起去冲级。可是昨晚，我怎么可能还会再有心思去玩游戏呢？

勉强站直身体，看到丫头的样子，虽然还在忍受着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痛苦，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。

丫头穿着自己最喜欢的小熊维尼的睡衣，上衣的扣子都系串了，脚上拖着一双流氓兔的拖鞋。本来整齐的长发现在犹如刚被电击过一般，狮子鬃毛一样地耷起，鼻子上架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。虽然不施粉黛，外表依然是清秀可人的，但是这副尊容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我联想到每天蹭我的车，强迫我送她去上班的那个衣着端正、气质端庄的白领丽人。

不过很快她就发现了屋里气氛的异样，因为我的样子邋遢至极。再配合上满桌子的啤酒罐、能呛死人的烟酒味儿，而且一向早起的武欣月也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在她面前，对我家甚至比自己的公寓还要熟悉的丫头立刻问道：“你们，又吵架了？月姐姐呢？”

“她昨晚走了……你这个样子就跑出来，又没带钥匙吧？”

丫头立刻一团风地开门跑了出去，没 20 秒就回来了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钥匙又锁屋里了。”

这是她一贯的作风——丢三落四。除了自己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实在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是她还没有丢过的……

我只好去给她找放在我家的备用钥匙。这时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备用钥匙都是武欣月放的，而且她从来不让我知道在什么地方。

我曾经问武欣月：“不至于吧，她家的钥匙你藏这么隐蔽干吗？你还怕我和她会怎么样啊？”

武欣月一本正经地回答我：“我不怕她，我怕你！”

“我怎么啊？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要是能跟她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。不是因为罗叔叔我们两家的关系，我才受不了这个疯丫头呢！再说咱俩这么多年了，我有过不良行为吗？你怎么还不信任我？”

“因为其实她比我还要更懂你，所以我会没有安全感。你就当是我怀疑也好，是我小心眼儿吃醋也好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告诉你钥匙在哪！”

“那如果哪天你不要我了，她来拿钥匙，我怎么找给她啊？”

“傻瓜！说什么呢？我这辈子不跟你，还能跟着谁啊？”

你现在不跟我了，已经跟着一个我所不认识的“谁”了……

看着我发愣，丫头嚷着说：“哥，你倒是赶紧给我找钥匙啊！”

“钥匙，钥匙都是武欣月放的，我不知道在哪……”

“那……我打给月姐姐问问吧。”

“还是……还是我打吧！”

对着这个熟悉的号码我凝视了很久，终于颤抖着手指按下了拨打键。响了两声，被按掉；再打，又被按掉……

只好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：丫头又把钥匙锁在房间里了，告诉我备用钥匙在哪。

漫长的等待，终于提示音响起：碟片架，放韩剧的盒子里。

武欣月知道我对韩剧有着固执的鄙视，即使再无聊，也不会用韩剧来消遣时间，所以韩剧的碟片盒，确实是我绝不会去碰的角落。

武欣月，其实，很懂我！

径直走到了碟片架边，拿起了《我的女孩》的盒子。虽然我不看韩剧，但对于武欣月喜欢哪一部，我还是很清楚的，尽管她以为我不了解。这部剧她跟我说了不下十几次，说剧情，说其中的明星，于是我知道：这一定是她最喜欢的！我也知道了，原来李俊基除了《王的男人》这样的大制作电影之外，还会演些肥皂剧。

把钥匙拿给了丫头。她扔下句：“赶快收拾收拾，像个捡破烂儿的似的！一会儿中午请我吃饭给我赔罪！”之后，就转身出门了。

3

为了不让小区里相熟的人看到我有些红肿的双眼，也为了挡一挡那令人晕眩的太阳，我特意戴了一副墨镜。又惹来了丫头的一顿嘲讽，说我只要加个耳机，就像她的保镖了。

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穿衬衫、西装。这样呆板的造型，已经不知道被武欣月和丫头嘲笑过多少次了，所以我也听得没反应了。

刚走到我的车边，丫头的一声尖叫就把我吓了一跳！

“看不出来啊，哥，你每天打扮得跟个书呆子似的，居然还会开车去玩越野？”

“什么啊？我越什么野啊？玩越野都得手动挡的，我哪会开！”

我天生对机械类东西无感，学车的时候换挡简直就是大难题，驾照也不知怎么混下来的。之后自己买了款自动挡的车，就这么半瓶子水的冒充老司机两年多，一直到现在。

每次如果有人用这个笑话我，我总是会说：“车就是代步工具，我又

不追求驾驶的感觉，只要能开走，不撞人、不撞车就行了，开什么挡的，重要吗？”

就在我没弄懂丫头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她为我揭开谜底了。

“哥，那你没去玩越野，这车怎么跟从泥沟子里爬出来似的呢？你多久没洗车了？平时坐你这破车上下班，本来就已经让我很跌份儿了，现在可好，还弄了个没洗澡的拉着我跑？我堂堂罗大美女啊！要香车才能配美人儿，知道不？”

“爱坐不坐！”

我甩下这么一句话，自己先坐进了驾驶位，接着就把车发动了。

看到我这架势，再联想到我今天的情绪，丫头可能是真怕我会把她扔到小区里自己开车走人，只好乖乖上车，不敢再多言语，只是小嘴气得鼓鼓的。看到她这个样子，我不禁有了难得的与她斗争获胜的喜悦感，但更多的是于心不忍。

这个丫头虽说总是古灵精怪的，让我头疼，但本质其实很善良，也给我和武欣月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。说到底，她拉我出来吃饭，也多少是想让我能出来散散心，平复下情绪，终究还是为我好，尽管最后要我埋单。

“哥今天心情不好，话说重了，给你道歉，别生气了，行不？”

“谁生气了？跟你们这种马上要到中年的更年期提前的老男人，生得起气吗？”

我无语……随手打开了 CD，车里就飘满了齐秦和齐豫合唱的《藤缠树》，这是张艺谋拍的《印象刘三姐》里的一首歌，也是武欣月最喜欢的歌。

“连就连，我俩相约定百年，哪个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……”

武欣月曾说，我们俩也要像歌里唱的这样，拉着手一起过奈何桥，一起去喝孟婆汤，这样即使是忘了这辈子的事，下辈子依然还是会手拉手地到人间，还是分不开的！

连这辈子都还没过完一半，我们，就已经分开了……

最近总和武欣月吵架，再加上工作忙，确实有一个多月没洗车了，也难怪被丫头说。征求了她的意见后，我决定先去哥们儿彪子的车行，顺便也去看看彪子，我俩本来经常在一起喝酒，但这段时间有差不多两个月没见面了，他打电话骂了我好几次。

车行的小弟看到我的车过来，立刻就去告诉了彪子。我刚下车，就被他一个熊抱弄得差点儿背过气去！

“大哥，够可以的啊？舍得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？你想咋的？”

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一共有四个好朋友，三男一女，分属不同的行业，彪子就是其中之一，也只有他是本地人。一米八一的个头，略微臃肿的身材使得他张罗减肥的次数比武欣月和丫头还要多，可成果总是有限。剩下的思思、小克、大南，也就过心的朋友。

一次很偶然的的机会，我们五个走到了一起，大家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！而我们的交往，也大有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意味：平时可能长时间不联系，但谁有事儿，大家肯定立刻到场，全力以赴！按年龄，我最大，所以我也很坦然地接受了“大哥”的称呼。我们经常带着自己的对象，再加上丫头这个小拖油瓶，一行十一人浩浩荡荡地去吃喝，总是把饭店吓得以为是黑社会聚餐，服务到位得让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彪子应该是我们一伙人里心思最细的，所以看到我的表情，加上武